

世界争议文学

SHI JIE ZHENG YI WEN XUE



# 城市与狗

*Cheng Shi Yu Gou* [上]



马里奥·马尔加斯·略萨（秘鲁）◎著  
符 征◎译

远方出版社

00148532

世界争议文学

# 城市与狗

上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争议文学/修平主编. -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723-132-7

I. 世… II. 修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合集-世界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3614 号

## 世界争议文学 (城市与狗)

---

主 编:修 平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800 千字

印 张:285

版 次: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80723-132-7/I·37

---

定 价:1168.00 元(全 40 册)

凯恩说：“有人扮演英雄，因为他是怯懦的。有人扮演圣徒，因为他是凶恶的。有人扮演杀人犯，因为他有强烈的害人欲望。有人之所以欺骗，因为生来便是说谎的。”

——让-保尔·萨特

# 第一部

## 第一章

“四！”“美洲豹”说道。

在摇曳不定的灯光下，几个人的脸色都缓和下来。一盏电灯，灯泡上较为干净的部分洒下光芒，照射着这个房间。除去波菲里奥·卡瓦之外，对于其他的人，危险已经过去。两个骰子已经停住了，上面露出“三”和“幺”。雪白的骰子和肮脏的地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“四！”“美洲豹”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是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卡瓦低声说，“我是说‘四’。”

“那就行动吧！”“美洲豹”下令道，“要记住，是左边第二块。”

卡瓦觉得浑身发冷。洗脸间位于寝室旁，中间由一扇薄薄的木门隔开，那里没有窗户。前几年，冬天的冷风只能从玻璃破碎的铁窗钻进

士官生的宿舍，可是现在寒风阵阵，学校里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够躲开冬风；到夜晚，甚至会一直吹到洗脸间里，把日间积下的臭气扫个净光，温暖的空气也随之被吹散。不过，卡瓦出生在山区，是在那里长大的，冬天的气候他早就习以为常。现在，他发抖的原因却是恐惧。

“结束了吗？我要回去睡觉啦。”博阿说道。他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嗓门洪亮的家伙，隆起的大脑袋上长着一窝油腻腻的头发，面孔却很小，由于缺乏睡眠而两眼深陷。他的嘴巴张着，突起的下唇上挂着一丝烟草。“美洲豹”已经转过身来望着他。

“我一点钟站岗。”博阿说，“我打算睡一会儿。”

“你们都走吧。”“美洲豹”说，“五点钟时我会叫醒你们。”

博阿和鲁罗斯向外走去，经过门槛时，有一个绊了一下，传来一声咒骂。

“你一回来，就叫醒我。”“美洲豹”命令说。“不要耽搁很长时间。就快十二点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卡瓦答应道。他经常摆出深不可测的表情，现在则露出倦容。“我去穿衣服。”

他们走出洗脸间。寝室里十分漆黑，但是卡瓦不必细看，就可以凭着两排床柱识别方向；他非常熟悉这个又长又高的房间。这时，房里一片寂静，只是间或响起阵阵的鼾声和梦呓。卡瓦走到自己的床边，那是进门右手一米远第二个床位的下铺。他悄悄地从衣橱里摸出裤子、卡叽衬衫和短统靴。这时，他感觉到了巴亚诺充满烟草味的呼吸吹过耳旁。这个黑人睡在上铺。卡瓦看见了他在黑暗中的两排雪白的大牙，使他想起一种啮齿动物。他毫无声息地慢慢脱下法兰绒睡衣，换上军服，把呢子外衣套上，随后就踮起脚尖——因为穿着靴子走起来咯吱作

响——慢慢踩着地板，向“美洲豹”那张床走去。“美洲豹”睡在房间的另一端，洗脸间就在隔壁。

“‘美洲豹’。”

“哎，拿着！”

卡瓦伸出手去，摸到冰凉的两件东西，其中一件很粗糙。他把电筒拿在手里，那把钢锉则放进军服口袋。

“谁在站岗？”卡瓦问道。

“我和诗人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我找了‘奴隶’替我。”

“别的班谁是哨兵？”

“你是在害怕吗？”

卡瓦没有回答，踮起脚尖向门口滑去。他轻轻推开一扇门，可是门轴仍然吱吱地响起来。

“有小偷！”黑暗中有人喊道，“站岗的，打死他！”

卡瓦听不出谁是声音的主人。他望望外面：院子里极为空荡，检阅场上的那排电灯发出昏黄的光线。检阅场位于宿舍与一片草地之间。浓雾把五年级士官生居住的三座水泥建筑物的轮廓弄得模糊不清，甚至面目全非。卡瓦来到屋外，靠着宿舍的墙壁站着，镇定了一下，什么也不考虑。现在，他谁也不能指望，“美洲豹”也置身事外了。卡瓦羡慕那些正在梦乡里的士官生，羡慕那些尉官，羡慕体育场对面大棚子下面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。他感得要是再不行动，恐惧就会使他无法前进。他估计了一下距离：必须穿过院子和检阅场，然后在草地的黑暗掩护下，绕过食堂、办公楼、军官宿舍，再穿过一座水泥铺地的小庭院，便

到了教学楼。那时大约就安全了，因为巡逻队不到那里去。以后便是回来的路了。他心情慌乱，试图不靠毅力和设想，就像一架盲目的机器那样去执行计划。平时，他整天都是按规定的作息制度随波逐流，基本上不考虑自己的行动，仿佛是任人推着去做的。现在则大不相同了，他已经晓得今晚事情的含义，感到大脑意外的清醒。

他贴着墙壁开始向前走。他并没有直接穿过院子，而是沿着五年级宿舍的弧形墙壁迂回过去。走到尽头，他惴惴不安地望了一下：检阅场仿佛无尽无休，非常神秘，距离相等的一排电灯标明着它的范围，灯光周围裹着一团团的浓雾。灯光之外，在重重的黑影里，便是绿草如茵的开阔草地。天气暖时，哨兵们常常躺在那里，或者睡觉，或者聊天。他确信今天晚上会有一场赌博，把他们吸引到某个洗脸间里去。借助左边建筑物的阴影，他快步走着，竭力避开明亮的地段。学校前面，悬崖脚下伸展着的大海，波涛拍岸与浪花飞溅的响声，盖住了靴子的声音。经过军官宿舍楼的时候，他打了一个冷战，急忙加快了步伐，迅速穿过检阅场，一头钻进草地的黑影里。附近一个意料不到的动作使他退了一步，好像被拳头打了一下；刹那间，恐惧开始占了上风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：一米之外，一只驼羊的眼睛好像萤火虫似的在闪闪发光，温顺而胆怯地望着他。“滚开！”他怒吼着。那畜生冷漠地站着不动。“这该死的东西从来不睡觉。”卡瓦想，“也不吃东西，为什么不会死掉？”他又朝前走着。两年半以前，为了继续学业，他来到利马。刚一到这里，就惊讶地看到这只山区特有的动物在莱昂西奥·普拉多军事学校由于潮湿而剥落的一道道灰墙中间毫不畏惧地漫步。是谁把这只驼羊带到学校里来的？是从安第斯山哪个地方来的？士官生们常常拿它当做投掷石块的靶子来打赌。石头打中它时，毫不惊慌，而是露出一副无可奈何

何的表情，慢吞吞地躲开扔石块的人们。卡瓦心里想：“它和印第安人一样。”一踏上教学楼的台阶，他就不再担心靴子的声音，因为那里除去板凳、书桌、风声和黑影外，再也没有任何人。他大踏步地走过楼道，最后停下来。借助电筒里微弱的灯光，帮助他找到了那扇窗户。“美洲豹”说过，“左边第二块。”果然，那块玻璃是松动的。他用钢锉把玻璃四边的油灰挖掉，用另一只手收集起来。他发现那只是湿漉漉的。接着，他轻轻取下玻璃，轻轻放在地上。随后，他伸手进去，顺着窗框摸到了插销。轻轻一推，窗户开了。卡瓦钻进房间之后，用手电向四面八方照了一下：房间里有张桌子，上面放着油印机，旁边有三叠纸，上面写着：“五年级化学双月试卷。考试时间：四十分钟。”考卷是这天下午印好的，墨迹还未干。他连忙把题目抄到一个本子上，一点也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他抄罢考题，熄掉手电，回到窗口，爬上窗台，纵身跳下。只听得“哗啦”一声，地上那块玻璃被他踩得粉碎。“他妈的！”他暗暗骂了一声，立刻蹲了下来，但是，耳边并未传来长官们连珠炮似的吼声，也没有那预料中的野蛮咆哮。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由于害怕而引起的急促呼吸。他又等待了几秒钟。接着，他忘记用电筒照，便动手收拾散落在砖地上的碎玻璃，装进制服口袋。然后他不加戒备地向宿舍走去。他只想尽快回到屋里去，爬到床上，闭上眼睛。经过草地扔掉碎玻璃的时候，他把手划破了。走到宿舍门口，他停下脚步，觉得全身没力气。这时，一个黑影出来接他。

“到手啦？”“美洲豹”问他。

“嗯。”

“去洗脸间。”

“美洲豹”走在前头，他用两手推开洗脸间的门，走了进去。在室内



昏黄的灯光下，卡瓦看见“美洲豹”光着双脚。那脚丫很大，呈乳白色，趾甲既长又脏，散发着臭气。

“玻璃被我打碎了一块。”卡瓦低声说。

“美洲豹”的双手像两颗白色的流星朝他扑来，揪住了他的制服翻领，把军装弄得皱成一团。卡瓦虽然不住地被摇晃，在“美洲豹”充满怒火的逼视下，但没有低下头。

“山沟里来的笨蛋。”“美洲豹”咬牙切齿地说。“你真是山里人。咱们的事万一被发现，我发誓要……”

卡瓦的领子被他紧紧揪住不放。后者把手放在“美洲豹”手上，企图掰开它们，但并未十分用力。

“放下手！”“美洲豹”命令说。卡瓦觉得一阵细雨喷到脸上来。“山沟里的！”

卡瓦把双手放了下来。

“院子里没有人，”他嘟哝道，“谁也没有发现我。”

“美洲豹”把卡瓦松开了，觉得右手背上有些刺疼。

“‘美洲豹’，我不是坏事的人。”卡瓦低声说，“如果他们发现了我，我一个人承担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“美洲豹”上上下下打量着他，接着放声笑起来。

“山沟里的胆小鬼，”他说，“瞧你吓得尿了一裤子。”

他已经忘记了新马格达雷纳区里萨拉贝利大街上那所房子。从他首次来到利马的那个夜晚起，便住在那里。那一天，他坐在汽车里旅行了十八个小时。废墟上的村落，荒漠的原野，狭窄的谷地，时而隐现的大海，一片片的棉田，然后又是村落、荒原、谷地……一一地从他眼前闪过。他把脸紧紧贴住小玻璃窗，全身被亢奋状态弄得十分紧张：“我就

要看到利马了。”母亲不时地把他搂在怀里，低声啜泣：“里奇，小里卡多。”他暗暗纳闷：“她为什么要哭呢？”其他乘客有的在打盹，有的在看书，司机则快乐地、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哼着同一支老调。里卡多从早晨开始，经过整个下午，直到晚上，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地平线。他期待着利马城的灯火会像火炬游行似的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困倦逐渐使他的四肢失去感觉，视听也变得迟钝起来。朦胧中，他咬紧牙关，反复叮咛自己：“一定不可以睡着。”突然间，有人温柔地在推他。“里奇，醒一醒，咱们就要到家了。”这时，他正坐在母亲怀里，脑袋倚着她的肩头，因为他觉得冷。两片熟悉的嘴唇吻在他的嘴上。他有这样的幻觉：在梦中，他好像变成了一只小猫。这时汽车开得很慢。模糊不清的建筑、灯光、树木，一条比契克拉约城里主要街道还长的大街，一一从他眼前闪过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发觉别的乘客早已下了车。司机的哼唱已经不大起劲。他暗自在想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再次感到三天前的那种烦躁，当时母亲为了不让阿德利娜姨妈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把他拉到无人的地方说：“你爸爸没有死，那是胡说。他刚刚从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，正在利马等着咱们呢。”“我们到了。”母亲说话了。“如果我没有弄错，是去萨拉贝利大街吧？”司机拉着长腔问道。“是的，三十八号。”母亲回答说。他闭上眼睛，假装睡着了。母亲再次吻吻他。“她干吗亲我的嘴？”里卡多想着，一面用右手紧紧抓住座位。车子拐了许多个弯子之后，终于停下不动了。他仍然闭着眼睛，缩在妈妈的怀里。忽然，母亲挺直身体听着，一个声音在叫：“贝亚特丽丝。”有人把车门拉开了。他觉得自己被人举了起来，接着被放到地上。由于没有依靠了，他便睁开了眼睛。他看到有一个男人正在吻他的母亲。司机早就不唱歌了。大街上空荡荡、静悄悄的。他定睛地望着他们，口中数着，数着时间。母亲随后离

开那个人，转身对他说：“里奇，这是你爸爸，快来亲亲他。”那双陌生粗壮的双臂再次把他抱起来。一张壮年人的面孔靠近他的脸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唤着他的名字，两片干燥的嘴唇贴在他的脸蛋上。他呢，却板着一双严肃的面孔。

那一夜其余的事，他都忘记了。忘记了那陌生床上的被单，忘记了他曾极力驱散的孤独。那时，他把眼睛睁大，试图从黑暗中抓住某个东西，抓住一丝光明，抓住那像颗锋利的铁钉刺激着心灵的凄惶。“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塞秋拉沙漠上的狐狸像魔鬼一样地嗥叫。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？是为了打破那使它们感到害怕的寂静。”有一次，阿德利娜姨妈这样告诉他。他很想大喊一声，使房间里更有生气一些，因为周围是死一样的沉寂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赤着脚，半裸着身体，浑身在颤抖。他担心，如果有人突然进来看见他这样站在地上，他会感到怎样的难堪和慌乱呀。他走到门口，把脸贴到门上，但是什么也听不见。接着他又回到床上，双手捂着嘴巴呜咽起来。当阳光照进房里，街上传来喧闹声时，他的两眼依然睁着，两耳十分警觉。又过了很久，他听到隔壁有动静：他们在低声交谈，传到耳中的是一阵阵难以猜测的沙沙声。接着是一阵阵笑声，一系列所不甚切的动作声。不久，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。有个人走到他的床前，一双熟悉的手把被子给他拉到颈部，他觉得脸上有股喷来的热气，便睁开了眼睛，他看见母亲在微笑。“早上好。”她温柔地说道，“你不亲亲妈妈吗？”“不。”他说。

“我本来可以去他那里，对他说，给我二十索尔。我想他会流出热泪的，说不定会给我四十或五十。不过，那样就好比说，我原谅了你对我母亲干的那些事；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多给我几个零用钱，你就可以去逛妓院。”阿尔贝托缩在几个月前母亲送给他的羊毛围巾里，嘴唇无声

地翕动着。制服和一直戴到耳根的军帽难以抵挡寒气。他的身体对步枪的重量已经习惯，现在却已经麻木了。“去对她说，如果一个条件也不接受，咱们又能捞到什么呢？还是让他每个月给咱们汇点钱，直到他明白自己错了，重新回家为止，可是，我看她一定会哭的。她会说，还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心甘情愿地背着十字架吧。不用管他过多长时间再和解了。这样一来，明天我可是拿不到二十索尔了。”按照军规，夜间值勤必须在所属年级的院落里以及检阅场上巡逻。可是他值班的时候仅仅在宿舍后面，顺着那保护学校主要建筑物的褪色高栅栏旁边走一走。从那里，穿过斑马条纹似的铁栏杆，他可以看到栅栏下面盘旋而上的柏油马路，以及海岸悬崖的边缘；从那里，可以听到大海的涛声；要是没有很浓的雾气，还可以用锐利的目光认出远处拉普达温泉疗养院的堰墙，像一道防波堤似的伸展到大海里。向另外一侧看去，可以望见米拉芙洛尔区的扇形灯火，遮住了远处的港湾。他的家就在那里。值星官每隔两小时查哨一次。一点钟的时候，值星官发现他正在岗位上，但阿尔贝托正计划着星期六可以放假外出。“大概总有十来个家伙做梦也在想着那样的电影吧。他们想看那些穿短裤的女人，那些雪白的大腿，那些肚皮，那些……于是，就会求我写小说，说不定会先付钱给我，可是，明天要考化学，我什么时间给他们写呢？为了那些试题，我得付钱给‘美洲豹’。如果巴亚诺愿意提示，可是又得替他写情书；再说谁能信任一个黑人呢？他们也许要我代写书信，可是星期三那天大家就把最后几个钱花在‘珍珠’小店里和赌博中了，到了将近周末的时候，谁能付现钱呢？如果挨罚留校的人当中有人托我代买香烟，我就先花二十索尔，然后再用代写书信或是编写小说的办法还账。要是在饭厅、教室或者厕所里捡到一个钱包，里面有二十索尔，我就有钱花了。要么现在就钻

进三年级狗崽子们的宿舍，把衣橱打开，找它二十索尔用一用；只需在每个橱子里拿五十生太伏好了，免得引人注目；只要打开四十只衣橱，不惊醒任何人，每只里面找五十生太伏就够用了。要么找个准尉，中尉也行，对他说，请您借给我二十索尔，我也想去那个‘金脚’女人玩玩；我已经成年了。是谁他妈的在那里喊叫呢？……”

阿尔贝托迟疑了片刻才听出了那个声音，想起那是离他较远的另一个哨兵。他又一次听到了喊声，这一次声音更大。“那个士官生出什么事情了？”这一回他有些不安。于是，像站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样，他抬起头向警卫室那边望去，看见了坐在板凳上的几个士兵和那个高举出鞘的剑，怒指浓雾和夜空的英雄塑像。他怀疑自己的名字也在惩戒簿上，心脏迟钝地跳动着；他怕极了，舌头与嘴巴难以察觉地颤抖着：他看见不到五米的地方，正在他和英雄铜像之间，雷米希奥·瓦里纳中尉两手叉腰正在盯着他。

“您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中尉向阿尔贝托走来。后者从这位军官的肩上，仿佛看到英雄铜像的石头底座上有片藓苔染黑的污点；说准一点，那片污点是他想象出来的；或者说是他臆造出来的。因为恰巧这一天值日的士兵已经把底座刷洗过了。

中尉站在他面前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阿尔贝托把右手举到帽檐上，纹丝不动，神情紧张，全神贯注。在这个双手叉腰静止不动的模糊侏儒面前，他只好暂时缄默。

“报告中尉，我有一件事想向您请教。”阿尔贝托终于开口道。（我可以向他发誓说，我的胃疼得要死，我想要一片阿司匹林之类的药；或者我母亲重病垂危；或者有人把驼羊宰了；或者可以求他……）“我是想

说，请教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有事情要问。”阿尔贝托一本正经地说道。（就说我父亲是将军，是海军少将，是元帅。我可以发誓，每记过一次，就会迟升级一年，可能……）“是我个人的事。”他停顿一下，迟疑了一会，撒谎道，“上校有一次说过，我们可以向军官请教。我要说的是关于个人的问题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班的？”中尉问道，不再用双手叉着腰，显得越发瘦小了。中尉向前跨进一步，阿尔贝托于是看到一双皱着眉头的眼睛，小气的嘴巴和鼻子，脸像青蛙那样扁；整个面孔由于装成严厉的神情而变得扭歪了，结果更使人反感。正是这位军官，在选派哨兵时，用了这样的一种“发明”：“士官生们，所有带三和三的倍数、再加上六的人，出列！”

“阿尔贝托·费尔南德斯，五年级一班。”

“说正题吧。”中尉命令道，“说吧。”

“中尉，我觉得自己病了。我指的是脑袋，不是身上。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。”阿尔贝托垂下眼睑，装出恭顺的模样，十分缓慢地讲着；因为心中无底，只好让嘴巴和舌头任意活动，编织一张蜘蛛网，造起一个迷魂阵，使人似懂非懂，“都是些可怕的事，中尉。我有时梦见在杀人，有时梦见长着人脸的动物在追我。醒来时，浑身冷汗，全身发抖。中尉，我向您发誓，那真是可怕极了。”

军官审视着士官生的这张脸。阿尔贝托发现这个癞蛤蟆的眼睛有了生气。那眼珠就像火星即将熄灭一样，从里面闪出不信任和惊奇的神色。（他可能会笑、会哭、会叫喊起来，说不定会跑掉。）瓦里纳中尉审视完毕，突然向后一退，吼道：

“我又不是神父，真他妈的！去找你父亲或母亲讨教这种神经上的毛病吧！”

“报告中尉，我本不想打搅您。”阿尔贝托嘟哝道。

“喂，你的臂章是干什么的？”军官睁大了眼睛，把脸凑近说，“你是在站岗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中尉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除非是你死了，不能擅离职守吗？”

“是，中尉。”

“请教精神问题？你是个神经病！”阿尔贝托屏住呼吸听着。雷米希奥·瓦里纳中尉脸上的那副怪模样消失了；他把嘴裂开，眯缝着眼睛，皱纹就在前额堆了起来，接着，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是个神经病人。到屋里值勤去吧。算你走运，这件事我不给你记在惩戒簿上。”

“谢谢中尉。”

阿尔贝托敬罢礼，转过身去；匆忙间，他看见了躬身坐在警卫室板凳上的那些士兵。他听到身后在说：“真他妈的，我们又不是神父。”在他的左前方，有三座水泥的建筑物：五年级的宿舍，然后是四年级的，最后是三年级狗崽子们的。再过去就是那冷冷清清、毫无生气的体育场：足球场已经被茂密的杂草所淹没，跑道上全都是坑坑洼洼的，木制的看台由于潮湿而损坏了。体育场的远处，经过一座破烂的建筑物

——士兵住的棚子之后，有一道灰色的院墙，至此，莱昂西奥·普拉多军事学校的天地便到了尽头。墙外的世界，是拉白尔拉区的大片旷野。“瓦里纳那时要是低头看见我脚上这双靴子的话，那可……假如‘美洲豹’没有弄到化学试题呢……即使他得手了，可是又不愿意卖给我呢……如果我到‘金脚’女人那里，告诉她我是莱昂西奥·普拉多的，

是第一次来玩,给你带好运气来了……要是我回到米拉芙洛尔区,跟哪位朋友借二十索尔呢……如果我当掉手表的话……万一弄不到化学试题呢……如果明天检查军容风纪的时候我没有鞋带的话,先生,我可就要倒霉了。”阿尔贝托慢慢地向前走着,脚步拖拖拉拉,每走一步,靴子就有甩掉的危险。一个星期以前,他就把鞋带弄丢了。从五年级的宿舍到英雄塑像之间的路,他已经走了一半。两年前,宿舍的分配与现在不同:那时五年级的士官生住在靠近体育场的宿舍里,三年级的狗崽子们离警卫室最近,四年级一向居中,夹在它们两个中间。学校更换校长的时候,新来的上校决定按现在这样分配。在一次训话时,他是这样解释的:“睡在这样一位伟人身旁——学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——应当作为一种荣誉去争取。从今以后,三年级的士官生住在最远的那幢楼房里。然后随着升级逐渐住到莱昂西奥·普拉多的塑像身旁来。我希望你们毕业以后,能够像他那样生活。他曾经为那时尚且不能称之为秘鲁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战斗。士官生们,在军队里,必须尊重这个象征。那是很了不起的呀!”

“假如我要偷阿罗斯毕德的鞋带呢?把一个米拉芙洛尔区的人惹怒,是要倒霉的。班上有许多山里人,他们成年累月关在学校里不上街,好像害怕外出似的;他们大概会有鞋带。不行,去找别的人吧。要是偷小团体里某个人的呢,鲁罗斯或博阿那个野人的,怎么样?可是化学考试千万别再来个不及格。要是偷的是‘奴隶’的,情况又会怎样?那可实在有意思,以前我对巴亚诺说过:真的,除非你是气极了,否则不会揍了一个死人,还自以为挺勇敢。从巴亚诺眼里可以看出,他跟所有的黑人一样,也是个胆小鬼。瞧他那两只眼睛,那种害怕的神情,那副发抖的模样。我要宰了那个偷我睡衣的人,我要对付他。中尉来了,准



尉们也来了。你们把睡衣还给我！这个周末我还要上街呢。我没有挑衅，我没有骂他妈的，我没有骂人，我只是说：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情了？就在早操的时候，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从手里把睡衣抢去了。一声不吭，那可不行。‘奴隶’需要别人把他打一顿，才会不害怕。还是偷巴亚诺的鞋带吧。”

阿尔贝托走到通向五年级宿舍的走廊。在这潮湿的夜晚，在涛声震天的空间，他想象着水泥墙壁后面漆黑一团的寝室中，一个个蜷曲在床上的身体。“他也许在里面呆着，也许在哪个洗脸间里，可能在草地上。‘美洲豹’这个该死的，你钻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空荡荡的院子，在昏黄的路灯照射下，仿佛是村庄中央的一个小广场。眼前一个岗哨也没有。“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聚赌。假如我有一个索尔，只要他妈的一个索尔，就可以赚到那二十索尔，或者更多。‘美洲豹’大概在赌钱。希望他能把考试题先赊给我，我可以为他代写情书和编写小说。三年来，他什么事情也没有求过我，真他妈的奇怪。看来这回化学考试，我要砸锅了。”他经过走廊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，接着拐进一班和二班的宿舍。洗脸间里空无一人，其中一间散发着恶臭。他把别的寝室的洗脸间一一查过去。他那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响了一路，整个宿舍都听得见。幸亏士官生们平静或狂热的呼吸没有丝毫变化。走近五班的洗脸间之前，他站住了。有人在说梦话，在一长串含混不清的话里，勉强可以听出一个女人的名字：莉迪雅。“莉迪雅？好像是那个阿雷基帕省人的女朋友；他的姑娘叫莉迪雅。他经常给我看他所收到的信和照片。他对我诉说过心中的烦恼，他让我好好给她写封信，就说他非常爱她。真他妈的，我又不是神父，您倒是个神经病人。是莉迪雅吗？”在七班，就在小便池旁边，有一群人影，一个个缩在绿色的军装里，仿佛都是驼背。地